

我嫁入

JIARU
HAOMEN

夏岚馨◎著

豪

门的真实生活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J IARU
HAOMEN

我嫁入豪门

的真实生活



夏岚馨◎著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嫁入豪门的真实生活/夏岚馨著.——北京: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6.1

ISBN 7-5001-1520-2

I. 我... II. 夏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59822 号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(物华大厦六层)

电 话/(010)68002481 68002482

邮 编/100044

传 真/(010)68002480

电子邮件/ctpc@public.bta.net.cn

网 址/www.ctpc.com.cn

策划编辑/韩薇 魏童

责任编辑/李任

封面设计/大象工作室

印 刷/北京顺义向阳印刷厂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规 格/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/15

字 数/170 千字

版 次/2006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/2006 年 1 月第一次

ISBN 7-5001-1520-2/I·167 定价:25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目 录

※ 1 我媽的夢 001

一个人如果二十岁不 Beauty、三十岁时不 Healthy、四十岁时没 Money、五十岁时仍 Donkey,就要永远和生命中最美丽的事情说 Bye-bye 了。

※ 2 不做有裂纹的花瓶 011

我妈说凡夫俗子都不喜欢自己的新娘不完整,何况是富可敌国的豪门公子?女孩子千万不要做有裂纹的花瓶,不然人家会找你们的妈妈退货。

※ 3 必然中的偶然 019

这还是我第一次坐奔驰。感觉轻飘飘的,如坠云里雾里。我常坐的那些要把人的肠子颠断的公共汽车,跟这辆奔驰相比,真是一个地下,一个天上。

※ 4 爱别人的男朋友 037

当时我作为一个少女,跟一个中年男人之间有太大的鸿沟,结果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悲剧。可是,命运却这么粗暴地把李推到了我如花的年里!

※ 5 偶然中的必然 077

接下来的日子过得恍恍惚惚,我的魂好像已被摘走了。痛,不凶猛,却绵绵不绝。分手的结果早已盘踞在意识里了,水落石出之后,只是用血肉慢慢消化它。

※ 6 生日礼物 097

我机械地抱着这个沉甸甸的信封,目光追随着他,直到他消失在朱漆大门外。我怔住了,好一会儿回不过神来。

※ 7 我的爱归来 109

我浑身像是被充进了强劲的电。这个比喻很恶俗,可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合适的了。此时此刻,我对他的怀抱和身体的渴望才真正地爆发了。

※ 8 只有海棠依旧 131

偶尔,独自一人在家时,我也会坐在自己的钢琴旁,弹唱两遍。极度的柔情,极度的感伤,像北京初夏的天空一样蔚蓝无尘。

※ 9 “物”是人非 153

豪门公子和暴发户的区别,就在于气质和品味。在真正的豪门公子的字典里,是没有“夸张”二字的。包括他们的情感,都是得体而内敛的。

※ 10 给爱勇气 167

我无法把他跟“爱情”联系起来,更无法跟“丈夫”联系起来。尽管他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老相;我与他谈起话来,甚至比跟梦辰在一起时更加如鱼得水。

※ 11 一百亿的承诺 183

这一刻,我陡然明白了林的自信,用“一百亿”做成的爱情陷阱,这世上有几个女人跳进去还能爬出来呢?

※ 12 我妈的设想 193

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。这,不正是我需要的结果吗?我装在心里的、必须要对他说清楚的那些话,也完全没必要再说了。

※ 13 有种追求叫蚕食 203

林给我的这巨款,彻底摧毁了她在我身上实施了几年的择偶标准。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,头一回变得一筹莫展。

※ 14 一嫁惊人 215

我的头突发性地一阵轰响,耳朵忽然什么也听不见了,目光也被梦辰粘住扯不开了。胸中一股热潮失控地向上涌,直涌到我的双眼里。我很害怕就这样崩溃掉……

※ 15 心归何处 223

这些年来,他渐渐老了,这是个事实,但他从来不是个让人嫌弃的男人。在我渺小得如一粒沙的时候他收留了我,我又怎能在他衰老的时候抛弃了他?



我妈的梦

一个人如果二十岁不Beauty、三十岁时不Healthy、四十岁时没Money、五十岁时仍Donkey，就要永远和生命中最美丽的事情说Bye-bye了。

JiARU
HAOMEN



西方有句名言：一个人如果二十岁不 Beauty、三十岁时不 Healthy、四十岁时没 Money、五十岁时仍 Donkey，就要永远和生命中最美丽的事情说 Bye-bye 了。

这句话是我妈第一次告诉我的，当时我只有十五岁。

我妈是纯正的上海人，就是那种可以吃酱油拌饭也要穿得光鲜体面的典型上海小市民。她早年失去父母，不得不来北京投奔了她的姨妈。北京高干遍地都是，诱惑力很大，她是一心想嫁个高干公子的，无奈命中没有荣华富贵，等成了三十岁的老姑娘还是两手空空，不得不嫁给了我爸，一个普普通通、老老实实在的外科医生。

上海人琐碎得很，这是被公认的。上海女人唠叨起来真是百屈不挠，起码我妈是这样的。对于她的唠叨，我和我爸早就缴械投降了。

为了把她自己未竟的嫁人理想移植到我身上，她磨薄了一对美丽的嘴唇。是的，她美丽，公认的美丽，美得神秘、幽深。我十五岁时跟她一块儿上街，两个人还总是被误认为是姐妹。她也承认我美，但总是不很满意，说我美得媚艳不足、实诚有余。她还埋怨我爸把她的美丽基因给掺和坏了，使我的美丽有了瑕疵。

我爸是医生，我儿时的理想当然也是做一名医生。但我妈不允许，一定要我艺术，音乐、舞蹈、美术选一样。她说她之所以没嫁成高干公子，就因为职业是护士，缺乏艺术细胞。她说女孩子一有



艺术细胞，看起来就洋气了，不然，再漂亮总觉得少点儿什么。她可以说出几个高干公子的真名实姓，他们娶的全是艺术系毕业的尖子生。

音乐、舞蹈和美术这三样，我比较喜欢音乐，但我妈希望我学舞蹈。她说我脸蛋有了，学了舞蹈，肢体语言也会变得有品位，以后嫁入豪门，会经常跟丈夫出席大场面，手脚放不对地方是万万不行的。我妈文化不高，四十岁才当上护士长，竟会说“肢体语言”四个字！看来人对某方面有兴趣、有追求，真是潜力无穷。如果社会上允许开设什么“嫁女培训班”，我妈准能做得最出色。

在我爸的大力协助下，我终于成功地选择了音乐。

我妈不要我唱歌，要我学钢琴。她说豪门的家规很严，绝对不允许媳妇单枪匹马在社会上抛头露面。学了唱歌，不能上舞台，等于白学。再说了，豪门公子哥儿那么多，有几个娶歌星影星的？他们喜欢玩弄歌星影星才是真的，包一夜几百万，玩过就扔了。为什么？中国人从来都看不起戏子。学钢琴音乐素养高，嫁入豪门后，偶尔还可以在大型聚会上露一手，给婆家争光。平时在家寂寞，也可以弹几曲自娱。

于是，我就选择了学钢琴。

从五岁开始，我就接触钢琴了。上初中之后，我妈加大了力度，给我找了个音乐系教授。虽然费用不菲，但他收下的学生将来上音乐学院是没问题的。非常庆幸的是，教授听我弹了一支曲子就同意收我了。每周日去他家学琴一次，每次学习一个半小时。

在学琴之余，我妈还让我上了私人办的舞蹈学习班，也是一周上一次课。

每次上钢琴和舞蹈课，我妈都带我去，在旁边看着我，直到下课。——上海人的钱不是好赚的，花钱精打细算，一定要花得值。她跟我一块儿上课，一是监督老师，二是监督我。

我妈的确是个活络人，如果她如愿嫁给高干公子，很可能变成一个出色的外交家。从小到大，我的每一个老师都喜欢我妈，因为她总能花最少钱，干出最漂亮的事。我的艺术老师都吃过我妈做的上海菜。那时候，大家的物质生活还不算富裕。我妈每次回上海，都会带回各种实惠的上海特产，派送给她认为对我有用的老师们。

我今年已经三十岁了。

我读初中时候还是八十年代末期，没有网络，同学们的爱好仍是读读文学作品、简单学些乐器、搞搞航模什么的。

我上初三时的班主任是个非常严厉的中年胖女人。我妈跟她的关系非常要好。到后来我才明白，我妈是想拿她监视我，绝对不能早恋。好在我既要学文化课，又得学艺术课，非常辛苦，平时练琴都是挤午休的时间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早恋。

大家都知道我的钢琴弹得不错，每次学校有大型活动，都会要我上台演奏一曲。

初三毕业的暑假，我们班的班长房志，总是背着吉他去我家找我玩。他历年来的成绩都是全年级最好的，人很规矩，长相也不错。说真的，我们两个不是早恋。交往比较多一些，主要是家住得近，他也很喜欢音乐罢了。他一来到我家，我们就你一曲吉他、我一曲钢琴地相互欣赏切磋，彼此都感到很开心。

但是天长日久，我妈渐渐不高兴了，开始轰人家房志回家，并明说今后不要再来。都那么大了，房志也是有自尊心的，就没意思再来，只是偶尔给我打个电话问候问候。我房间的电话是个分机，只要我妈在家，我的电话就不可能有任何秘密。她会理直气壮地偷听，一旦有男生说话稍微亲热些，她就毫不客气地在那边咳嗽。

初中毕业了，大家考上了不同的高中，毕竟很珍惜同窗友谊，



暑假里常有聚会。

这天，十来个同学相约去北海公园玩，我和房志都在其中。中午，大家玩累了，女生们就坐在树阴下乘凉，男生们则负责去买汽水。

男生们买来汽水，就分发给女生们，之后大家围成一圈，吃自带的食品。

房志无意中坐在了我的身边，就把他妈妈自制的小糖包分给我一只。我刚接过糖包，我妈就远远地出现了！

她匆匆走来，生气地说：“房志，我命令你今后离爱爱远点儿！别分了你的心！你妈是北大教授，你爸是北大系主任，爱爱的爸妈什么也不是！你不好好学习也能上北大，爱爱可不行！反正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再被我发现跟爱爱在一块儿，别怪我找你爸妈理论！”

被我妈从北海公园拉回家，我感到很没面子，也觉得对不起房志。我妈冤枉了他，也冤枉了我。我不是个叛逆的女孩子，但这回我生气了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练琴。晚上，我妈做好了饭，叫我两遍我都没搭理。我爸来敲门，好言好语劝我吃饭，我也不理睬。

果然，我妈拿钥匙把我的门打开了。——她的脾气很急，心里有事绝对过不了夜的。

她脸上的表情很严肃，坐在我的床边，紧紧拉住我的手。“爱爱，乖孩子，告诉妈妈，你喜欢房志？房志也喜欢你？你说真话，妈妈不会怪你的！”

很多年没听她叫我“乖孩子”了，我的眼泪很快就滚了出来，连连摇头。

她见我哭了，放心不少，抚摸着我的头发说：“爱爱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但你也不能算成熟的大人。你这种年龄，懵懵懂懂的，很容易干出傻事。房志他爸是北大系主任，可现在的大学系主任算什么？他爸每月拿的钱不一定有你爸拿得多！你爸是个老实头儿，要是心眼儿再活络点儿，做手术收病人的红包再贪心点儿，收入指

不定是他爸的几倍！他妈是教授怎么样？还不得跟我一样，天天提着菜篮子跟菜贩子砍价？一般女孩可能觉得找个父母是大学教授的男朋友已经很不错了，但你不是是一般女孩。你就是想做一般女孩，妈也坚决不同意！”

我一直流眼泪，不发一言。

“哼，吉他，房志他爸妈品位也够差的，竟然要自己的儿子碰吉他。吉他是什么？是下流乐器，上不了台面的！你看那外国电影里，弹吉他的都是乡下人、街头混混和流浪汉！房志的吉他会玷污你的钢琴！”说着，她的眼睛竟微微红了，动情地说：“爱爱，妈这么严厉，可能你会恨妈。可妈都是为你好啊！妈不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吗？嫁给你爸这种穷光蛋，一辈子混迹于俗人堆里，为生活奔命，一天到晚柴米油盐，做粗了胳膊，跟菜贩子砍价喊破了嗓子！要不是妈有个漂亮底子，早就变成黄脸婆啦！妈虽然没接触过真正的豪门阔太，但一块儿打麻将的也有几个‘豪门阔太外围’。别说真正的豪门阔太了，单是那些‘外围们’的穿着打扮、私人生活，叫我们想像都想像不了啊……”

我妈不仅干预我与非豪门出身的男生的交往，还干预我与底层女生交往。

我有个女同学，名叫陈小云，住在前门大栅栏。长得个子高挑，明眉大眼，挺漂亮的。她待人也热情，跟我的关系一直不错。

一次她去我家问作业，天晚了，我妈就假意留她吃饭。

陈小云是个没有心计的女孩子，看不出我妈的眉眼高低，就坐下来吃。女孩子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好，平日的伙食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加上我妈是个做菜高手，又有上海本帮特色，一盘可口的板栗烧鸭几乎叫她吃了一半，吃得好香！

结果陈小云前脚离开我家，我妈就开始数落我和我爸：“饭桌上多了个打‘莲花落子’的，你们两个也吃得下，真是物以类聚！”

听了我妈的话，当时我就惊呆了，替陈小云羞得满面发烧。



我爸不高兴地说：“上海女人，你对人能不能不那么刻薄？人家是个小女孩，觉得咱家的饭菜香，嚼得响了点儿，就受你这么奚落！真是的……”

我妈一听，就扯着尖利的嗓门叫了起来：“啊呀，北京大男人、里外一把手、白衣天使！本事大着呢，一个‘不’字都讲不得的！哼，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反正我是被那‘莲花落子’弄得没吃完一碗饭！”

我爸是个好脾气的人，每次我妈挑起战争，他总是走进房间关起门来看书，或者去外面散步，躲一两个小时，等我妈的气消了再回来。要是换个男人，我家肯定不会这么太平。

闲暇时候，我妈也会带我上街逛逛。

到了王府井，她专挑豪华商场进，专问标价惊人的东西，尽管最后她往往一分钱的东西也不会买。记忆中我的换洗衣服总是只有两三套，但无论样子和质地却都是上乘的，有的还是我妈接触的“豪门外围”太太们去香港、日本、美国等地淘回来的。我妈从不要我穿款式夸张、特别入时、流行得满大街都是的便宜货，她的穿衣哲学历来都是宁缺勿滥。

一次陈小云买了一套裙装，地摊货，才十几块钱，样式漂亮，颜色灰粉红，很好看。我就闹着我妈也给我买一套。

我妈看上去很失望：“爱爱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对你潜移默化教育简直泡汤了！陈小云充其量是朵‘胡同之花’，将来也只能在胡同里枯萎！北京的胡同就是上海的里弄，能出什么名媛闺秀？将来都是奶孩子、绕锅台的穷酸命！”

我妈责令我从此不得跟陈小云玩，以免染上“胡同”习气，将来甩都甩不掉。

为什么我妈这么不平？为什么她挤破头都想把我塞进豪门？

我想，首先因为她是个美丽非凡的上海女人。

她的眼睛是那种非常有神的丹凤眼，而非杏核眼。造物主似乎对她特别青睐，丹凤眼要比杏核眼耐老得多。她的鼻子挺直，鼻翅又小又薄，嘴唇也是小巧的，一笑就显出优美的弧线……记忆中，她从不留短发，总是把头发烫卷，优雅地盘在脑后。她围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时候，微微低着头，露出长长的颈项，真是美得无法形容。她生气也是美丽的，哭起来也很美丽。所以我爸总是让着她，舍不得骂她，更舍不得动她一指头。

上海女人跟别的地方的女人是不同的，美丽非凡的上海女人跟别的地方的女人更是大相径庭。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可以的，不承认这一点你将永远对她们抱有偏见。美丽非凡的上海女人大都是骄傲的，不满的，挑剔的，刻薄的，目中无人的……总之似乎跟温柔敦厚无缘。难怪一位喜欢拍上海女人的香港名导演说，上海女人是最复杂的，所有也是最有故事的。

我妈甚至不要我说话带北京腔，她匪夷所思，说北京腔不适合花前月下。“别说在豪门公子面前，就是在一个温情脉脉的凡夫俗子面前，那种炒豆子一样嘎崩脆、舌头打卷儿的北京腔都会大煞风景！爱爱，你要学我说话的腔调，上海腔，吴侬软语。我相信，上海腔的普通话会受到全世界豪门公子的激赏！”

不过我妈身上也有平凡女人的好处。她像一只忠实的老母鸡一样护着我、顾着这个家。年轻时，她是个美丽的护士，在医院常碰上当领导的或者有地位的人，但从不越轨。她总是对我说，既然决定嫁一个人，首先要抱定从一而终。不然就一辈子别嫁人，玩个痛快。——这也是我爸总是让着她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其次，是因为她这样美丽非凡的上海女人竟然流落凡间。

我妈认为美丽的女人就应该享受荣华富贵，这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物有所值。所以，她拼了命都想把未竟的理想强加于我，把我



※
塑造一个平庸生活的颠覆者和复仇者。

她特别喜欢带我去故宫、颐和园这些皇家遗迹游玩。她说故宫、颐和园这种地方，可以用六个字概括：极端荣华富贵。她总是感慨人与人的命运不同：慈禧用的一个化妆盒就千雕万琢、镶金嵌银、价值连城，而很多女人死做一辈子也穿不上一双皮鞋。

没有我妈，我绝对跟豪门无缘，嫁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也许就要庆幸了。——不论什么好事，你不去努力，它肯定不会自来。从天上掉下来砸到人头的总是灾祸，而不是馅饼。灰姑娘与豪门公子街头偶遇只是三流小说电影的噱头，这样的情节最能满足灰姑娘们的一厢情愿，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现在我也已经不是小孩子，已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对事物的看法也有了更多层面的考虑。母亲对孩子的爱，那可真是绝对无私的，可以掏心扒肺的。每每看到母亲为病孩子献出器官、为救孩子舍弃生命之类的事，我都会为之感动好久。男人，还有没生育过的女子，是不可能有这种感情的。所以，在我嫁人的问题上，我妈也许做得过分，但当妈的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，起码她认为豪门就是天堂。

医院每出现一个因没钱而放弃治疗的农村病人或者城市底层病人，我妈回来总是最有话说的：“看看，穷人的命一钱不值，得了大病就得等死。你们总是看不起钱，钱能换来穷人多少条命啊。如果他们都有的是钱，得的那些病不算什么，几乎都能康复回家！”

我有次反驳我妈说：“那人家农村也出百岁老人，他们可是吃得不好，穿得也不好吧？”

我妈不以为然：“农村百岁老人有几个？你要看人均寿命。底层人吃得饱饭，治不起病，这是个事实。你没在医院呆过，不知道眼睁睁看着自己亲人等死的景象有多凄惨！”

2

不做有裂纹的花瓶

我妈说凡夫俗子都不喜欢自己的新娘不完整，何况是富可敌国的豪门公子？如果要回家就发现不是原装货，即使不会马上丢弃，也会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她。所以，女孩子千万不要做有裂纹的花瓶，不然人家会找你们的妈妈退货。

JIARU
HAOMEN



